

新詩專題講義

鄭愁予

1. 鄭愁予（1933 年—，本名鄭文韜），台灣現代詩詩人，出生於中華民國山東濟南，現任國立金門大學講座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2. 鄭愁予是鄭成功的十一代裔孫，父親籍貫為河北寧河，出身軍事家族。鄭愁予生於濟南，出生後不久，其父至南京就讀陸軍大學，隨後又赴湖北，鄭愁予與其母由山東親戚照顧。
3. 1949 年舉家隨中華民國政府赴台。大學畢業於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現國立臺北大學）統計學系。其後即赴美參與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隨後取得藝術碩士學位。曾任教愛荷華大學、耶魯大學、香港大學等校。2005 年返台擔任國立東華大學第六任駐校作家。現任國立金門大學講座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榮譽教授。
4. 筆名「愁予」二字出自《楚辭·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5. 16 歲自費出版了第一本詩集《草鞋與筏子》，隨後出版《窗外的女奴》、《衣鉢》、《雪的可能》、《燕人行》、《寂寞的人坐著看花》等多部詩集。
6. 在大眾間以《錯誤》一詩中「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我不是歸人，是個過客……」的名句，頗具知名度。

賦別

這次我離開你，是風，是雨，是夜晚；
你笑了笑，我擺一擺手
一條寂寞的路便展向兩頭了。
念此際你已回到濱河的家居，
想你在梳理長髮或是整理濕了的外衣，
而我風雨的歸程還正長；
山退得很遠，平蕪拓得更大，
哎，這世界，怕黑暗已真的成形了……

你說，你真傻，多像那放風箏的孩子
本不該縛它又放它
風箏去了，留一線斷了的錯誤；
書太厚了，本不該掀開扉頁的；
沙灘太長，本不該走出足印的；
雲出自岫穀，泉水滴自石隙，
一切都開始了，而海洋在何處？
獨木橋的初遇已成往事了，
如今又已是廣闊的草原了，
我已失去扶持你專寵的權利；
紅與白揉藍於晚天，錯得多美麗，
而我不錯入金果的園林，

卻誤入維特的墓地……

這次我離開你，便不再想見你了，
念此際你已靜靜入睡。
留我們未完的一切，留給這世界，
這世界，我仍體切地踏著，
而已是你底夢境了……

王慶麟（1932 年－），筆名痙弦，是一位祖籍河南省南陽市的現代詩作家。他在臺灣於 1960 年代同其他著名詩人崛起。他的作品充滿超現實主義色彩並具有音樂性，經常表現出其悲憫情懷，以及對於生命甜美之讚頌，還有對現代人類生命困境之探索。

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
歐戰，雨，加農炮，天氣與紅十字會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溜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點鐘自證券交易所彼端
草一般飄起來的謠言之必要。
旋轉玻璃門之必要
盤尼西林之必要，暗殺之必要，晚報之必要。
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
姑母繼承遺產之必要
陽臺、海、微笑之必要
懶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鹽

二嬭嬭壓根兒也沒見過退斯妥也夫斯基。春天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就在榆樹上歌唱。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沒有開花。

鹽務大臣的駱駝隊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著。二嬾嬾的盲瞳裡一束藻草也沒有過。她只叫著一句話：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天使們嬉笑著把雪搖給她。

一九一一年黨人們到了武昌。而二嬾嬾卻從吊在榆樹上的裹腳帶上，走進了野狗的呼吸中，禿鷲的翅膀裡；且很多聲音傷逝在風中，鹽呀，鹽呀，給我一把鹽呀！那年豌豆差不多完全開了白花。退斯妥也夫斯基壓根兒也沒見過二嬾嬾。

紀弦（1913 年 4 月 27 日－2013 年 7 月 22 日）[1]，原名路逾，字越公，筆名路易士、章容、青空律等，陝西省扶風縣周至人，中國現代著名詩人。紀弦生於河北省清苑縣，後遷居江蘇揚州，蘇州美術專科學校畢業。曾任安徽省立中學、聖方濟中學教師。1929 年，年僅 16 開始寫現代詩，創作數十載而不衰，自喻為「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1936 年前往日本寫作，聲名大噪。於 1948 年遷居臺灣，曾任教於成功中學，對臺灣的現代詩發展頗有貢獻，屢獲獎項。1976 年赴美定居，2013 年病卒，享壽一百歲。

狼之獨步

我乃曠野裏獨來獨往的一匹狼。
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
而恆以數聲淒厲已極之長嗥
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
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
並颳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
這就是一種過癮。

夏宇

廣東省五華縣人，民國四十五年生，本名黃慶綺，又筆名童大龍。國立藝專（今台灣藝術大學）影劇科畢業，曾任職出版社及電視公司。十九歲開始寫詩，曾獲第二屆時報文學獎散文優等獎，「創世紀」創刊三十週年詩創作獎，第一屆中外文學現代詩獎。現寓居法國，著有詩集《備忘錄》、《腹語術》、《摩擦·無以名狀》、《Salsa》。

愛情

為蛀牙寫的
一首詩，很
短
唸給你聽：
「拔掉了還
疼 一種
空

洞的疼。」

就是

只是

這樣，很

短

彷彿

愛情

說話課

有些人永遠不可能跟他說話

有些人只說一些話

有些人可能比一些還多

另一些極少極少的

也許只有一個

可以說許多許多

那說了許多的說了又說又說還說

那說一些的不曾再說

比一些多的也只是比一些多

那永遠永遠不說的

始終始終

永遠始終永遠不說

這一切

不如不說

這一切

不如不說

甜蜜的復仇

把你的影子加點鹽

醃起來

風乾

老的時候

下酒

疲於抒情後的抒情方式

4月4日天氣晴一顆痘痘在鼻子上

吻過後長的
我照顧它

第二天院子裡的曇花也開了

開了
迅即凋落
在鼻子上
比曇花短
比愛情長

造句

不得不
不得不
留下腳印
謙虛和善地
在他們
水泥未乾
的
心

就

就走了
丟下髒話：
「我愛你們。」

然後

排好隊 買票
進場 看電影之類的
然後吃飯

証明這事的人說了

愚人的特有事業

我只對你的鼻子不放心
即使說謊
它也不會變長

我附了回郵
雖然堅決的 走
不曾留下什麼

勿忘我

腹語術

我走錯房間
錯過了自己的婚禮。
在牆壁唯一的隙縫中，我看見
一切行進之完好。 他穿白色的外衣
她捧著花，儀式、
許諾、親吻
背著它：命運，我苦苦練就的腹語術
（舌頭那匹溫暖的水獸 馴養地
在小小的水族箱中 蠕動）
那獸說：是的，我願意。

秋天的哀愁

完全不愛了的那人坐在對面看我
像空的寶特瓶不易回收消滅困難

